



他们在行动



“一个社会的进步、和谐局面的出现，除尊重规律、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外，还必须唤起社会成员的道德与责任感。当人们终于认识到富人对穷人有一种责任，已受教育者对未受教育者有一种责任，城里人对乡下人有一种责任，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有一种责任，有魅力者要贡献社会是一种责任，这时社会进步才会产生一种源动力，社会才和谐，才能共同富裕，走向繁荣。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的志愿者已开始行动，这将成为一种新兴文明。”

中国志愿者纪实

徐庆群 著



他们在行动

中国志愿者纪实

中国青年出版社



徐庆群，女，法学硕士，
祖籍山东省东平县，生在
黑龙江，曾就读于黑龙江
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
民大学，现供职于中国作
家杂志社

中国作家协会
重点扶持作品

责任编辑：张 宇
封面设计：高永来

序——心灵的选择

王宏甲

选择这个题材，就注定了要进行一次次艰辛的跋涉。这样的作品是用脚写出来的，但我看到，徐庆群更像是用心灵去跋涉。

一个美国人到中国上海，会惊叹，觉得它比欧美的许多城市都漂亮。但去到贫困地区，则觉得如见非洲。今天亿万中国农民离土离乡到城市来打工，而一大批大学生志愿者则到艰苦贫困的乡村去，他们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去了之后，心灵上会发生什么变化？在那里究竟能做出什么？然后呢？是留下来，还是再去哪里？二十多岁的年华，为什么要把走向社会的第一时间投放到贫困地区去？这对自己的未来究竟会带来好处，还是贻误？二十多岁的青春，也正是恋爱和考虑建立家庭的黄金岁月，到穷乡僻壤去，如何安排这些“个人事情”？

这个题材，不仅有中国百万志愿者人数之众与分布地域之广的辽阔，人的内心世界甚至是一个更大的世界。她将怎样来驾驭这个题材？她想去叩问什么？

每一部纪实作品的真实性，都与作者真实的内心相对应。徐庆群写出了她心灵触摸到的真实，而我以为，这里还有一个文字后面的真实值得留意——她想去采访志愿者，更深刻的原因是在追问自己，追问自己的心灵。

她生长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碾子山区一个名叫树林村的小山村，村里只有几十户人家。父亲是一名乡中学教师，母亲在家务农。

她说她还小的时候,父亲就写过一篇并非为了发表的小说《农村孩子》,以他的学生为主人公,讲述农村孩子上学的艰难。她终于“拼搏”到大学毕业,从那个偏僻的山村走出来,投奔到京都,是个到京都来找前途的女青年。

她当上了记者。这些年来自己心里都在想些什么,追求些什么,还想要些什么?在这繁华的都市,感觉到自己是个北京人了吗?租了一个可以栖身的小屋,可是,为什么感觉灵魂没有地方住呢?还有,情感住哪里呢?为什么会感觉灵魂流离失所?我的心灵和情感难道没有跟我在一起吗?我是谁?节日里同事发个短信:祝你开心!我开心吗?从贫穷的东北老家“拼搏”出来,奋斗了很久,她还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可是,你得到了知识、学历,也得到了职业,你仍然会感到,更重要的是心灵,是心要有一个居住的地方。什么叫真实?如果正视自己,这是可以回避的吗?

2005年3月14日下午,共青团中央表彰荣获2004年度“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金奖奖章”的36位志愿者。作为记者,她参加了这个大会,与志愿者们有了短暂的接触。就在那短暂接触后,她回到自己的小屋,关起门来哭了。

她哭他们的勇敢行为,哭自己的卑微。童年的生活、乡亲们和她的同龄朋友们的生活,仿佛突然汹涌地全部复活……她知道一个大学生到山村支教、送医扶贫,对山村意味着什么!那真的是一轮太阳,挂在全村的上空,照在老百姓心中,那就是光明,就是温暖!也在这个会上,她知道了,在欧洲,志愿服务事业已有近百年历史,志愿精神为全世界所崇敬。21世纪,无论中国和世界,有了越来越多的志愿者。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自己“拼搏”多年,到底想要什么?她仿佛听到父老乡亲的呼唤:珠珠,你可不要背叛!珠珠是她的小名,她从小就被奉若明珠,得过很多的关爱!

就在这天,她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她想去采写志愿者。

我听出她在电话那头还带着泣音,便问:“你哭了?”

她说她在想：“我是不是还有一点儿优点？”

我说岂止是一点儿优点，你会因此而哭，这要祝贺你！

她问为什么说祝贺？我说因为你还会感动。假如连感动都不会了，那是什么情形？感动，其实是一种能让人体验到幸福的心灵震颤。但是，志愿者多在遥远山乡，坐了火车坐汽车，下了汽车找马车，你要去跋涉多少穷乡僻壤？

她说艰苦她不怕。“只要志愿者到达的地方，我也一定能到达。”她说她没写过长篇报告文学，问我感觉她行不行。

也在这天，她给我讲述了她从东北农村“拼搏”到京城来找前途的故事，她说她已经很累。回想起来，她曾经也带着热血情怀当过一名志愿者，1999年到2000年利用业余时间，在团中央做“雏鹰热线”心理咨询员，面对全国两亿七千万少年儿童，通过电话为他们解疑释惑。那期间她体验到了一种成就感，对那份业余事业至今怀着无比的尊重。

我于是感到了这是她心灵的选择。我说这里不存在“行不行”。你是要去找回自己的情感，重建自己走向未来的心灵之乡。不论你采访到什么，写出什么，不论是见识的增添，还是写作能力的提升，都是一个建设自己的历程。报告文学最需要的是真实，比真实更重要的是真诚。你如此真实地直面自己的灵魂，这将是一次捧着灵魂的虔诚寻访，让文字从你的心里流出来，就行了。

就这样，虽然她还没有写过一本书，她得到了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工程领导机构的扶持，也得到了团中央的支持。她选择这个采写志愿者的题材，也出于“志愿”，所以在她出发之前，她的心就跟她将要采访的志愿者非常近。每次上路，心中都有个内在的动力，就像去看望她的一位亲人。从那时起，我也一直怀着尊敬的心情注视着她的劳动。

现在这部书终于将出版了。以中国百万志愿者服务于城乡公益事业、献身于遥远山乡的浩浩群体为壮阔背景的这部书，不可谓

不厚重。徐庆群描述了她深入实地寻访的一批人物,那样的山区小道、草原边疆,那样的青春抉择、心灵搏斗,那样的困惑与追求,感动与震撼……由于我国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差距,她深信志愿者们在贫困地区所做的努力,是构建和谐社会极宝贵的民族财富。

最后我还是想说,在这部描写了天南海北许多志愿者故事的作品中,其实一直跃动着一位青年女子访问自己的青春和心灵的故事。她知道,她所得到的知识和文凭,不会因为储存在头脑和放在书架而成为财产,投身去做一件艰苦而有价值的事,则可能使自己渺小的生命出现意义。她的行动和她的作品打开了我对志愿者的认识。志愿,其实就是奉献。这是无法用合算不合算,聪明还是傻去衡量的。志愿精神无疑是人类的高尚精神,而高尚的价值在于能给人生以欣慰。庆群的选择同所有志愿者的选择,便交融着非凡的一致性:都是心灵的选择。

2006年4月5日于北京

(作者为国家一级作家,著有《无极之路》、《智慧风暴》、《中国新教育风暴》、《贫穷致富与执政》等。)

目 录

序——心灵的选择	001
第一章 村官	001
第二章 在藏区	037
第三章 挣扎了很久	057
第四章 甘孜的风	064
第五章 只呆一年么	072
第六章 其实不想走	083
第七章 生活不总是壮族的情歌	098
第八章 每条鱼都会在乎	113
第九章 白崖的清晨静悄悄	182
第十章 有一种鸟没有脚	201
第十一章 你不去谁去	215
第十二章 草原并不遥远	227
第十三章 他为什么能感动中国	260
第十四章 一封按满手印的信	346
第十五章 罂粟花中的世界	358
第十六章 春去春又来	376
第十七章 谁动了我的玻璃瓶	419
后记	460

第一章 村官

“如果老百姓骂我，说明我做得还不够好。”

一、故乡的气息绿油油的

说到同心，你一定不知道。说到沐川，你可能不知道。但是说到乐山，你一定会知道乐山大佛。

“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带领群山来，屹立大江边。”这句诗讲到的是乐山大佛。乐山大佛雕凿在岷江、青衣江、大渡河汇流处的岩壁上。佛像开凿于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古代石刻佛像。

那天早上，我和周毅离开成都来到乐山，然后直奔大佛。为了省时省钱，我们每人花了五元钱乘坐一艘破旧的大铁船，只匆匆遥望了一眼大佛圣景。远远望过去，游人在佛前就如蚂蚁一般大小，可见佛之高大。

看完佛后，我们就要赶往周毅的服务地——沐川县海云乡同心村。沐川县位于乐山市南部，唐宋时代，沐川是重要的军事重地。唐贞观十年(636年)，嘉州曾在此设“沐源镇兵”戍边。

近下午时分我们离开乐山坐小公共汽车前往犍为县，因为从犍为到同心村更方便，到犍为县时已是下午4点多钟。我们在县城匆匆吃了碗哨子面，这是今天的第一顿饭。周毅说，老乡家已经准

备好饭了,回去好好吃一顿。于是,对晚餐我怀着一份期待。

5点左右,一辆红色面的来接我们了。然后,我们直奔同心村。

车子走了一段平坦的马路之后,就上了山路。路窄,两车相会,只能礼让。而且山路泥泞不堪,路面的石头张牙舞爪,极其难走。山路一旁是山坡,时而闪跳出硕大的枝叶,挥舞着大手拍打着缓行的车子,仿佛在说,走不快吧。一旁是深沟,从看不见底的深处,蹿出簇簇树木和花草,铺张极了。和对面的树枝叶呼应,夹道簇拥着,仿佛在欢迎我们的到来。

我的眼前跳动着绿,空气中飘荡着绿,心中也升腾起绿,于是我清新、快乐起来,因为我想到了故乡。故乡的气息在我的耳边、唇边、手边、身边绿油油地漫延开来。

我的故乡是伊春市五营区,它地处小兴安岭,是全国闻名的红松故乡,拥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但是故乡与四川的山树美得很不同。故乡的山是冷峻的,树是巍峨的,冰雪美人一般高傲地、冷峻地挺拔着——“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而这里的山和树是亲近的,只要你伸出手便可以采摘到一片绿叶、一滴露珠,触及唇边,身心就会绿起来。你在山中,树中,更像在画中——“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车到深处,已近黄昏。夜的网慢慢笼罩了山林,阴森和空寂也压将过来,不知哪里是路,哪里是山,哪里是树,我们像在迷宫中穿行。

“如果我被拐卖到这山里,一定跑不出去的。”我感叹着。

开车的许强说:“我让我的女朋友学开车,对她说,想啥时跑就啥时跑。”

“她不是当地的?”

“湖北的。”

“不是骗来的吧?”

“我是军人。”许强有点儿不高兴了：“在北京当兵六年，女朋友是在北京认识的。去年复员回来，现在帮我爸做点儿生意。”

一路上，他到过几家商店，买一些饮料、啤酒等货物。

“你要呆几天吧，一定让周乡带你来我们家，我给你做豆花。”许强热情地邀请我。

我笑着应着，对同心村充满了期待。

当车子颠进一个小镇时，当一条不平坦的街道、几幢灰色小楼呈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知道一定到了海云乡。乡政府坐落在同心村。我抬起手腕看了一下表，此时，《新闻联播》刚刚播完，《焦点访谈》快开始了。

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我们下了车，看见一个骑在摩托车上的男孩儿向我们招手。这个男孩儿长得颇像田亮，一米六左右的个头，较单薄。他的一件偏大的灰色西服里的红色T恤衫特别显眼。

他是周毅的好朋友曹敏，接下来几天我将住在曹敏家。

曹敏把我的行李捆在摩托车后，就带着他的女友小琴走了。

我和周毅步行。

我们先在农户间穿梭，然后走马路，再走田埂，又走羊肠小路，上坡、下坡……浓重的牲畜的粪便味刺激着我的嗅觉。早上我还在成都，晚上就到了农村。就在几天前，周毅还在北京的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的讲台上做报告，在天津电视台接受采访，现在他回到了他的村子。

“你的心里没有落差吗？”我好像都已经有了落差。

“所以要调整啊。调整心态，去适应。”周毅笑呵呵的。

村子在盆地里，四周都是梯田，人们种地、耕田、插秧都要拾级而上。水田、竹林，山和道路把房子与房子分隔得很远，从一家到另

一家有时要走几公里的山路。

此时秧苗刚刚被植入水田，一尺多高的秧苗错落有致地点缀着大地，星罗棋布。微风拂过，吹皱一洼水田，吹开秧苗的笑脸。

黄昏碎在水田里闪烁着迷人的光芒。

绿油油的梯田摆开如少女的美丽裙裾伸向天边，仿佛在唱着动听的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

这别致的、绝妙的、动人的乡野风光让我怦然心动……

“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我想李白的《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其意境大抵如此吧。

走过梯田，又爬山路。

“还有多远才能到曹敏家？”难抵的饥饿和疲劳如铅一般灌满了我的双腿。

“我们还在山下，看到山了吗？”

我顺着他的手指望过去，只见山，不见房。顿时绝望如夜幕一般覆盖了我的心……

“周乡回来了？好久不见喽！”一女声飞来，引起我的注意。

“哎，栽秧子啊！看不到了嘛！”周毅大声应道。

我望去，一个女人正在田里栽秧苗。她站起身来，笑盈盈地看着我们。然后周毅和她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四川话。

三、这是路吗

走过田埂，来到大路上。

大路也好走不到哪里去，碎石及小石头在路面上平铺直叙，大石头明目张胆地裸露在外面，汽车车轮碾出的辙里存着不知深浅的泥水……这路曲曲折折、歪歪扭扭、坎坎坷坷、坑坑洼洼。

周毅隆重地向我介绍说，这就是他带领老百姓修的路。

我呆了，这是路吗？这就是全村人盼了几十年的致富路？！

这时,伴着不均匀的轰鸣声,一个庞大的摩托车载着一个瘦小的身体摇晃而至,突然急转身,车轮划出一条深深的沟壑,然后戛然而止,停在我们面前。

“上来吧。”曹敏把小琴送回家,又返回来接我们。

“怎么坐?”我挺奇怪的。

周毅飞腿跨上去,坐在曹敏的身后,然后叫我坐在他的身后。

“这行吗?”我早听说,北京第一批买摩托车的人已经剩下的不多了。家乡也流行一句话:要想死得快,就买“一脚踹”(指摩托车)。所以,我对摩托车从来是畏惧的。

“不行,我不敢坐。”心想在这样的路上行车更不敢坐了。

“没事,徐姐,我的技术很好的。我天天骑,你就放心吧。”曹敏第一次跟我打招呼。

“我不是不放心你,我是不放心这路。”

“没事的,徐姐你上来吧,有我们俩在呢,不会让你出事的。”

我没有理由不坐了,抬腿跨上摩托车,双手抓着周毅的肩膀。

车开动了。

石头、泥水一起在车下面捣乱。我们左右上下摇摆、颠簸……

如果摔倒了,头撞到石头上,最坏的结果是死掉了,最好的结果也得毁容了。



这泥泞不堪的路却延伸了同心村老百姓的梦想

我越想越怕，心跳加速，心脏怦怦怦要跳到嗓子眼儿了。我紧紧地抓着周毅的衣服，要把他连人带衣服一起提起来似的。

“曹敏，慢一点儿，我害怕。”我几乎是乞求地说。

“徐姐，你害怕就闭上眼睛，不要看路。”

我试着闭上眼睛。但是我那颤抖的身体、发僵的双手和痉挛的双腿告诉我，“掩耳盗铃”其实更紧张！

于是，我在心里祈求老天保佑我们，千万不要出事儿啊！

在心惊肉跳的一段路以后，车子突然来个90度的急转弯往山上跑去，山上只有羊肠小路，路旁的枝叶不断地刮扯着我们的衣服。曹敏不时用一只脚杵地来保持车子平衡。一会儿又是稻田，摩托车就行走在田埂上，我越来越觉得不可思议了。

“曹敏，不行，这田埂太窄了，我们下来吧。”

“没关系，不过要是掉下去就成‘滚田狗’了。我们小时候上学没有路就经常走田埂，而且经常滑进田里去，我们就叫‘滚田狗’。”这个曹敏，这个时候还在开玩笑。

穿过田埂，又上了山路。不一会儿，车子在一户人家的门口停下了。

我几乎要下不来了，因为在路上颠簸时，我的腰还不时撞击在后座一个硬硬的小箱子上。这时的我真是腰酸、背痛、腿抽筋，还有呼吸急促……

四、吃豆花

“歇一会儿嘛。”小琴在屋里招呼我。

走进屋里，我与曹敏的爸爸、妈妈打了招呼。曹叔叔会说普通话，而阿姨不会说。她说，我就笑，有时小琴给我当翻译。

小琴是曹敏的女朋友，在犍为县当老师。

曹敏的妈妈，周乡这个人很对（好）啊。可是还没有对象呢，

我们这里的姑娘配不上他嘛。

我乐了。

多好的一家人，多好的妈妈啊。

他们边和我聊天，边做豆花。在当地，豆花是用来招待最尊贵的客人的。一大锅乳白的豆花，散发着粮食的醇香，诱人极了，我的饥饿更加难耐。

“徐姐！”清脆的叫声从院子里传来，我走出去，见曹敏从红桶里抓出一条像蛇但比蛇要短得多的黑色东西给我看。

我大叫一声，慌忙跑开了。“这是什么？”

“这是鳝鱼，你没有吃过吗？我刚从田里钓的。”曹敏说。

我说：“我吃过，但从来不知道它长的什么样。”曹叔叔在一旁乐了。

晚饭，我吃了一大海碗豆花，吃了比在北京吃的香得多的野生鳝鱼。我还吃了两小碗盛在一个高和直径都足有半米的竹桶里的米饭。

五、一个盆里洗脚

饭毕，曹家人招呼我洗脚。

我走进厨房，看到一个盛着很多热水的直径近一米的竹盆摆在地中央，几个小木凳环绕周围。热气弥漫开来，我的心中也升腾起漫漫的温暖……

“洗脚嘛。”小琴招呼我。

“好。”我坐在小板凳上，可是我怎么能用这么多水呢？我心里嘀咕起来。

这时，周毅在小凳上坐下了，脱鞋，脱袜，把脚放到水里了。

小琴也坐下了，脱鞋，脱袜，也把脚放到水里了。

我呆了。

突然,我触电般地站起来,嘟哝着要进里屋拿东西。

进了屋里,却不知道拿什么,本来我没有什么要拿的。

然后我明白了,大家要一个盆里洗脚!

于是,我又重新回到小凳子上,脱鞋,脱袜。

当我把脚放在热水里后,暖流迅速走遍我的全身,疲劳一下子被热水涤荡得无影无踪了,心情也被温暖得快乐起来了!

一会儿又有两只脚加入了,是曹敏的。

四双脚丫在水里快乐地潜伏着。我透过暖暖的水汽,看到了三张灿烂的笑脸。朦胧之中,我仿佛回到了童年,见到了我的伙伴、我的姐妹。我们曾经坐在故乡的小河边,把小脚丫伸到水里,拍打起浪花朵朵!

童年啊,让我永难相忘,自它离我而去,我都寻找、捕捉、复制着它的影子,随时随地。

四川,同心村,给了我意想不到的感受。

六、童年的星空

临睡前,曹敏的妈妈告诉我,厕所在厨房的隔壁。其实那是一间牲畜圈,里面养着几头猪和一头水牛,我早就闻到了气味。厕所就在猪圈里,是两根很粗的木头的间隔处,看起来就有点儿害怕。

夜色深了,曹敏的爸爸和妈妈睡了。

小琴则抱着琵琶弹起来,曹敏和周毅并排坐在沙发上,专注地听。大弦嘈嘈,小弦切切,一会儿泉水叮咚,一会儿缠绵悱恻,乐而不狂,哀而不伤。不同的人听出的感受一定不同,我想,曹敏听出了爱情,周毅听出了乡愁。

我从心底羡慕他们这简单、自由的快乐生活……顿时,在异乡为异客的怅惘掠过心头,于是我走到屋外。

曹家是一座砖瓦房,房前是几平方米的水泥地面,然后是菜